

女子故事讀本

女子故事讀本目次

大義訓子

大義責子

奮勇救母

貞烈

奮勇衛國

勤儉訓子

冒死救姑

守正

以色列敵

責子以廉

二婦孝姑

剛斷

國事爲重

匡夫盡責

節儉

知恥

盡力輸國

慈愛撫子

剛毅

公平

爲國憂勞

貞孝可風

勇敢

博愛

教子成名

從夫之志

慈善

威儀

三遷擇鄰

百里奚妻

貯蓄

立志

教子以禮

和易無妬

眞自由

智勇

精忠報國

贖父之罪

不陵人

習勤

大義責子

冒險救父

安分

知機

嚴整

制慾

報德

知大義

仁慈

戒輕薄

守法

不信鬼神

忠實

敬慎

公德

明察

慎言

信實

治鄉黨

愛民

謙讓

忠勇

敬師

治家格言

廉介

節操

孝行

七出

公益

不知足

濟人

讀書益

自奮

修省

戒失時

信義

循序

敬事

禮讓

合羣

輕外飾

戒矜

不辱己

戒妄爲

安貧

愛家族

慎篤

女子故事讀本

董景安
胡尹明 合編

●大義訓子

意大利本屬於奧國。迨數十百年後。得三傑起而自主。瑪志尼之母實有力焉。瑪志尼幼時與母出外閒眺。見有貴人過市。而市人皆不敢仰視。問母。母謂吾國屬於奧。此乃奧國之官長。佔吾土地。奴吾同胞者也。汝今尙幼。不足言報國事。然至成人時。當爲豪傑。使國家恢復自由。言時涕淚交流。嗣後日夕訓以愛國大義。嘗曰。女子秉性柔和。最易感人。吾輩女子。雖不能執戈從戎。以除強敵。但能勸子以愛國之道於國家。亦有利也。噫。吾中國之土地人口。甲於全球。苟爲母者。能效瑪志尼之母。日夕訓子以愛國之道。使未來之國民。皆有愛國心。而國家自能強矣。

●奮勇衛國

◎ 以色列媚敵

當普法爭戰之時。有卡拉烏男爵夫人。爲絕世美女。願充密探。陰至法國。作爲娼妓。法國大臣皆惑焉。夫人尤能以術迷海陸軍長官。乘機探得法國軍情密報。普皇故法國之事。普皇無不知之。普遂大勝。夫國家者。所以保我生命財產也。國家旣破。我之生命財產。必不保。故國家危急之時。無論男女。皆願犧牲其身。則國家可不亡矣。

◎國事爲重

宋哲宗太后高氏。當王安石變法時。天下大亂。百姓窮困。高后乃引用賢臣。除去敝政。曰。苟有利於國家。吾何惜乎。一身諡哲宗。以國事爲重。因此人稱之爲女中堯舜。近世女子。雖不能均爲后妃。柄大權。以舉賢任能。共謀國是。若能勸夫教子。以國事爲重。亦愛國之一端焉。

●盡力輸國

法強普弱。普魯斯王維廉第一憂之。欲興教育。整軍備。勵精圖治。以雪國恥。患國庫空虛。民生凋敝。與貴族夫人商議。貴族夫人謂吾之物。卽國家之物也。苟國家破滅。吾之金銀財寶。亦必不留。遂悉取頭上金銀珠玉。以授普王。普王受之。明日以示臣民。臣民感動。無不盡力捐輸。教育大興。軍隊充足。不數年而能敗奧。破法也。吾國女子。有珠玉滿頭。競鬪豐采者。能如普國女子之悉數輸國。激國民之愛國心否。

●爲國憂勞

周宣王后姜氏。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常早臥宴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傳言於王曰。使君王樂色忘德。敢請婢子之罪。夫姜后以爲國憂勞。恐宣王親女色而忽治理。故自罪以諫之。使宣王不敢不聽。其用意可謂深矣。女界同胞。有如姜后之爲國憂勞否。

●教子成名

李二曲之母彭氏。早寡。彭氏撫二曲。自教之讀。母子相依。或一日不再食。或連日不舉火。泊如也。或謂彭曰。可命兒傭。取值以養。或令爲吏。彭皆不可。命二曲從師學。修脯不具。皆謝之。彭曰。經書具在。何必曰師。日言忠孝節義之事。以督之。二曲卒能自拔於流俗。爲關中大儒。夫二曲先生之學。三百年來。學者推敬無異詞。而其學乃得之於母。向使當日其母不能忍苦。而徇爲傭作吏之計。則其境遇必不至有一日不再食。連日不舉火之甚。然而先生之學問。果否成立。則未可知矣。彼豐衣足食。熙來攘往。與先生並時而生者。其人何限。然皆與草

木同腐。而先生乃以理學名著於當時。聲垂於後世者。則有賢母之教故也。今世婦女只圖目前之利。不顧其子女功業聲譽者。其亦知所奮感乎。

●三遷擇鄰

孟子幼時喪父。其母撫之。居近墓。孟子遊戲爲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吾子也。乃去。至市傍。孟子遊戲爲買賣之事。孟母又曰。此亦非所以居吾子也。復遷居學宮之旁。孟子乃設俎豆及揖讓進退。孟母曰。斯真可以居吾子矣。此可見古來女子不乏有識見者。孟子能成大儒。乃其母之力矣。

●教子以禮

哀爾蘭女士名佩耳者。生有七子三女。其夫經商海外。子女皆年幼。家中除僕婦外。無可指使。佩耳力任教子之責。使其子女無妄言。無濫行。彬彬有文。岸然有禮儀也。其教子之法。卽令其子知社會交際爲目的。以故客來。無論男女。必令其子女請安。問好在客前。不許其子女狂笑多言。客皆敬之。服佩耳之能教。

子以禮也。夫禮儀爲人類之元素。吾國子弟多數不知禮貌。而任意妄行者。無良好之家庭教育故也。

●精忠報國

宋岳飛之母姚氏早寡。嘗勉其子爲忠臣義士。親以針刺精忠報國四字於岳飛背上。使之不忘。今之爲母者。子女之前每道寡廉鮮恥。褻狎不道之事。子女耳濡目染。一旦成人。未有不爲國家之羞。民者若能如岳母之以忠義勉子。則縱不爲忠臣義士。亦不失爲良好之國民矣。

●大義責子

楚將子發攻秦。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啖芻豢。食黍粱。子發破秦歸。其母閉門不納。使人數其罪曰。昔越王勾踐之伐吳也。客有獻醇酒者。王使人注之上流。使士卒下流飲之。味不加美。而士卒之勇氣百倍。視死如歸。

也。今汝爲將。士卒并分菽粒而食。汝獨朝夕芻豢黍粱。雖能勝秦。幸也。汝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納之。觀子發之母之大義。責子凜凜然。有生氣。何今之爲母者。但知溺愛其子。雖大逆不道。而亦不加訓誨。是以舉世多逆子也。

●其二

王孫賈仕於齊。值奸臣作亂。齊王出走。賈失其主。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歸。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主。主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尙何歸。於是賈乃入市。呼市人誅奸臣。安齊國也。

●勤儉訓子

公父文伯爲魯大夫。退朝見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吾之貴。而母猶績。其以吾爲不能事母乎。其母歎曰。夫人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自天子。至於庶人。明而勤。晦而休。無日以怠。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

王之訓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罪乎。噫。世之爲母者。有其子已貴。而四肢不勤。甚且驕奢淫佚。置家事於不顧。久之。其家自落者。盡效公父文伯之母所爲乎。

●責子以廉

崔元暉出仕。其母盧氏戒之曰。吾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不問此物從何而來。若爲俸祿餘資。誠亦美事。如非禮所得。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乎。汝今坐食俸祿。宜修身潔已。勿負吾此意也。暉遵奉母氏之教。以清謹見稱。夫錢物人人所喜。且父母得之於子。尤屬正理。而元暉之母。尙欲問其子之取財合理與否。是誠婦人之最有見識者。嗟乎。何今之父母。無元暉之母其人。但知喜悅其子女之錢物。不問其得之正與不正哉。

●匡夫盡責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使人告其夫。以國家多故。惟竭智盡忠。庶幾不負國人之託。且勉以有父母在。當不虧大義。不辱親命。卽忠也。亦卽孝也。其夫遂盡力國事。功成身退。以享家庭之樂。今之女子。每戀床第之樂。使其夫失勇猛進取之概。甚至敗名毀業者。視周南之妻。豈不愧哉。

●慈愛撫子

漢陳文矩婦穆姜有二男。而前妻遺有四子。文矩爲安衆令。故四子以非生母。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撫養。尤倍已生。或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而遠之。對曰。我方以義相導。使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親調藥劑。恩情愈周。興疾全愈。於是呼三弟謂之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性。我兄弟不知孝養。乃禽獸也。遂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伏已之辜。乞就刑辟。州郡異之。旌表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自新。自是皆爲良士焉。今之爲人繼室。所至皆虐待。

其前妻之子女者。視穆姜得無愧乎。

●貞孝可風

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臨別。囑之曰。我生死未可知。堂有老母。無他兄弟奉養。吾不歸。汝肯養吾母乎。婦曰。諾。夫果死不還。婦紡績以養其姑。凡二十八年。卒不嫁。姑年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買其田宅財物以葬之。淮陽太守聞之。賜黃金四十斤。號曰孝婦。初。孝婦之父。憂其少寡而無子也。將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囑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終。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夫死再嫁。禮所不禁。惟夫婦之義。在共擔一家之責任。若夫死而有垂老之舅姑。幼弱之子女。則不能不任其責。倘不顧而去。非特大負其夫。且置此老幼於何地。故如陳孝婦之矢志不嫁。終養其姑。以踐其夫臨別時之約言。可謂不負其夫。而足爲婦人不貞者之模範矣。至於子婦之事舅姑。本與人子之

事父母無異。奉養服勞。義所當然。如陳孝婦之事姑。亦婦人所當效法者也。

●從夫之志

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資甚豐。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著短布衣。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篤行婦道。時人稱之。夫和妻柔。夫唱婦隨。足以享家庭之樂。鮑宣後以明經貴顯。多賴其妻之助。今婦人不守閨範。嫌夫之貧。而好以豔服麗飾。不顧家境之貧富。偶一不適。朝夕詬詈。使翁姑不安。夫婦不和。家庭之間。大起干戈者。觀少君能從夫之志。當愧死矣。

●百里奚妻

百里奚。虞人也。少時家貧。流落不偶。出游以干諸國。齊不用。又之周。不用。又轉

而之他。久之不返。其妻無以自給。入秦爲僕婦。遂與奚相失。奚後爲秦國大夫。其妻知之。而未敢言。一日奚坐堂上作樂。所僱僕婦自言知音。因援琴而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鷄。炊扈屨。今日富貴忘我爲。問之。乃其妻也。遂爲夫婦如初。婦人之嫌夫家貧。或乘夫外出。而不守其貞者。乃百里奚妻之罪人也。

●和易無妒

女無美惡。入宮見妒。然亦未必盡然。一夫多妻之制。尙未革除。故每見家庭之禍亂也。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號主父。自衛仕于周。二年歸。其妻淫於鄰人。鄰人恐主父覺之而憂。其妻曰。無憂也。吾爲毒酒。封以待之矣。三日主父至。其妻以毒酒使妾進之。妾心知爲毒酒也。遂佯跌覆酒。思所以全主父之夫婦也。後主父之弟告主父。以其妻之淫行。主父殺之。欲以妾爲嫡室。妾不受也。近之爲妾婦者。恆恃其色之美。挾狐媚之術。以惑其夫。而凌大婦。致生

爭端。今觀忠妾行事爲人。可知妾婦亦有不妒者也。

●贖父之罪

漢太倉令淳于意之少女名緹縈。淳于意無子。有女五人。文帝時。意有罪當刑。繫獄長安。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乃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文帝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今坐法當刑。妾傷之。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爲宮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上文帝。憐其孝。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其道無繇。朕甚憐之。夫刑者。至斷肢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淳于意遂得免罪。君子謂緹縈一念之孝。能感專制帝王。以除殘酷之刑。有足稱焉。近世女子之遺父母之憂者。讀此當愧死。

矣。

冒險救父

北美洲距海有小島。無居民。惟司燈者之小屋。巍然踞此島中。司燈者曰孟尼科。與八歲幼女阿依丹同處。一日。孟尼科乘小舟。出購燈油及糧食。令其幼女居守。孟尼科得物欲歸。遇大風浪。海暗如漆。孟尼科念不歸。則失燈候。燈候失。誤來船難免險危。又幼女獨處。胡以自釋。欲冒險歸。傍人皆力止之。既而風雨愈驟。海浪如嘯。遠瞭燈塔。洞黑無光。計今夕來舟。必有被難。官吏窮其事。吾則不免於死矣。孟尼科向海遠望。抑鬱殊甚。忽燈光一綫。自海上來。則燈塔中已熒熒矣。阿依丹之居島也。至夜見父弗歸。風雨大至。乃懷父弗已。計浪大非小舟所任。父苟念我冒險歸。而舟覆則如何。惟燈候又至。失燈候而誤來船。父亦不免於罪。輾轉焦思。計惟速點此燈。庶吾父不以曠職取罪。且父見燈而心安。可不冒險趨此島。免葬魚腹。乃決然緣梯上。時風如虎吼。塔震震作聲。幾陷。女